

雷州半島上空的遺憾（下）

· 王立楨 ·

冷培澍回頭看了一下，路靖還是緊緊地飛在他的右後方。

「Two，準備回航，今天你的表現不錯。」

「Roger，謝謝隊長。」路靖說話的口氣中顯示出他興奮的心情。

冷培澍將飛機爬到七千呎，對準海南島的方向飛去。回程的天候比去的時候要改善很多，那些密雲已變成疏雲，他們很輕鬆地在下午一點之前回到海口機場落地。

空軍總司令部極度讚賞此次成功的出擊，因為在一連串的軍事失利消息中，難得能有如此令人振奮的戰績，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特別下令海南空軍指揮部的陳有維少將指揮官，頒發獎金給冷培澍及路靖，獎勵兩人在這次任務中的表現。

任務大捷的消息很快地傳回到臺灣，五大隊的隊友們都為兩位同僚感到高興，尤其是路靖同學吳仲渤少尉，他也希望自己能擁有這種機會立下戰功。因為他在畢業之後的這一年多中，不但出了許多作戰任務，也贏得了女朋友的芳心，兩人決定在當年四

月結婚，他也已呈上結婚申請，他覺得如果婚前能再立下這樣的戰功，將是給未婚妻的最好禮物。

吳仲渤的未婚妻奧特華女士是在重慶南開中學的同學，抗戰勝利後吳仲渤進入杭州笕橋的空軍軍官學校，而奧特華剛好進入杭州藝專唸書，兩人在西子湖畔重逢之後，很快地墜入情網。民國三十八年，吳仲渤隨著空軍撤往臺灣時，奧特華也放下在大陸的家人，隻身前往臺灣，預備與吳仲渤共組家庭。

中共解放軍在前一（民國三十八年）十月於金門古寧頭戰役中大敗，檢討之後發現戰敗的主因是沒有渡海作戰的經驗，因此在預備渡海對海南島進行攻擊前，解放軍還特別徵用了漁民，將他們培訓成駕駛民用船隻渡海的解放軍水手，並為渡海部隊進行特別訓練。訓練了一批水手後，解放軍於二月中旬開始嘗試渡海。他們用小民船在黃昏或黎明時分出動，那些小船不但目標小，在昏暗的光線下更是難以發現，這讓空軍野馬式戰鬥機及海軍艦艇在攔截上的成效不大，有

不少解放軍就在這種情況下偷渡成功，登陸海南島。

了解解放軍的戰術後，空軍決定不止在海上攔截企圖渡海的船隻，更要對雷州半島周遭所有港灣內的船隻進行攻擊，要由根本上杜絕解放軍渡海的能力。這個戰術說來容易，執行起來卻相當困難。因為雷州半島附近大、小港灣數以百計，以二十六中隊的那幾架野馬，即使由日出飛到日落，也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海南空軍指揮部陳有維少將於是向臺灣空軍總司令部求援，希望能多派一些飛機及人員前往支援戰事。於是空軍總司令部在二月二十日下令五大隊二十七中隊先派遣部分隊員，於次日（二十一日）提前進駐海口基地。

吳仲渤少尉並不在第一批提前派往海南島的隊員名單中，但是他卻主動地向隊長廖廣甲少校要求前往，而剛好在那一批隊員中有一位因太太生病，想找人代班前去，如此情況下，隊長很快地就批准了吳仲渤的請求，讓他在次日就駕機前往海南島。

抵達海南島之後，二十七中隊的部分先遣人員立刻投入戰場，每人每天至少出動兩次，在雷州半島的海岸線上空來回巡邏，見到港灣就俯衝下去，對灣內的船隻進行攻擊。但因為

飛機上所攜帶的火箭有限，通常在兩、三個派司之後，就將火箭用罄，剩下只能用機槍攻擊那些船隻；然而，機槍對船隻所能造成的損傷不大，因此一趟任務下來，人員異常疲憊，而戰果卻非常有限。解放軍還是陸續的偷渡進入海南島，在島上以游擊戰術對國軍發動攻擊。

二月底時，二十七中隊全員進駐海口基地，二十六中隊奉命返回桃園，在島上的空軍部署就由一個半中隊的兵力，頓時降到只有一個中隊，而解放軍渡海的兵力卻與日俱增。飛行員們幾乎是全天候出動，有些人在回到基地加油掛彈時，也僅是在座艙中坐著休息。海南空軍指揮部將這種情形向臺灣方面反應之後，空軍總司令部才在三月初又派出一大隊的幾架B-25輕轟炸機進駐海南，二十七隊的飛行員們這才有了喘口氣的機會。

三月二十日之後，解放軍在夜間偷渡進入海南島的人數越來越多，本來沒有夜間作戰能力的野馬式戰鬥機，也被迫在夜間出動，藉著B-25轟炸機在海面上空所投擲的照明彈，對海面的船隻進行攻擊。如此情況下，飛行員的休息時間就更少了。

三月二十九日黃昏時刻，吳仲渤少尉在忙完了一天的任務之後，正坐

在作戰室裡休息。二十七中隊的作戰長急匆匆地走進作戰室，環顧四下，然後對著也坐在那裡休息的段有理分隊長說：「剛接到情報，在樂民灣附近有匪船集結，似乎要渡海過來，你帶著吳仲渤去看看。」

「樂民灣？不近哪！飛到那裡的時候，天就要黑了，會有B-25的照明彈支援嗎？」段分隊長也是飛了一整天的任務，但是他想到的是很實際的問題，樂民灣在雷州半島的西北方，距海口基地有一百六十公里，等飛機掛好火箭，再飛到那裡時，太陽真可能已經下山。在天黑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照明彈，飛機是無法對地面進行攻擊。

「你們先趕快起飛，到那裡的時候，應該還有一些日光，我也會去和一大隊聯絡，看他們能不能派出一架飛機去支援。」

「好，我們這就去。」段分隊長聽了作戰長的話之後，沒再多說什麼，立刻招呼著吳仲渤往外走去，他知道與其等待作戰長去和一大隊聯絡，不如立刻起飛，在日落之前趕到樂民灣，如果真看到有匪船集結的話，再等待一大隊的飛機前來支援。

軍械人員以最快速度將火箭掛上那兩架即將出擊的野馬機翼下面。

當段分隊長帶著吳仲渤由海口機場起飛時，距作戰長下達命令還不到半個鐘頭。晚冬的落日將天邊的雲彩染成血紅色，兩架野馬式飛機伴著夕陽快速地向北飛去，他們希望能儘早飛到目標區，觀察地面情勢。如果真有狀況，就必須在太陽落下海平面之前，先進行一、兩次的攻擊，這樣最少能延遲共軍的攻勢。他們兩架飛機在落日之前飛抵樂民灣，當他們以一千呎的高度通過港灣上空時，見到海灣內一群高聳的桅桿，這顯示作戰長所獲得的情報不假。

「Two，這裡真有一群匪船啊！好，我們先用火箭打幾個派司，等火箭打完再用機槍掃射。」段分隊長用無線電通知吳仲渤。

當天那兩架野馬各帶了六枚火箭，左右機翼各掛三枚，那些火箭可以一次六枚全部發射，或是每次發射兩枚，分三次發射，在海口駐防的野馬全都將發射程序定在每次發射兩枚。

兩架野馬由海灣上空轉向內陸，然後再調轉機頭並降低高度，他們將由內陸方向對著海灣內的船隻攻擊。

就在他們低空對著港灣裡的船隻飛去時，附近的高砲及機槍也開始對著他們開火。段分隊長將飛機以S形前進來躲避地面的砲火，他在抗日戰

爭中曾在日軍密集火網中穿梭過，知道那些砲火看起來嚇人，但通常會落在飛機後面，因此他是相當鎮定的操縱著飛機在火網中前進。吳仲渤雖然經驗不多，但是他跟隊跟得很緊，緊緊地跟在長機右後方僚機的位置。

段分隊長在進入港灣之前，對著那些船隻發射火箭，他看到火箭擊中船隻時短暫的爆炸火光，並沒有引起第二輪的爆炸，他知道那是因為火箭雖然已經擊中船隻，但是並沒有打到彈藥或是油艙。然而在他即將通過那些船隻上空時，他見到附近的一艘船爆出了一陣火光，隨即引發了一陣強烈的爆炸，爆炸時所引起的空氣波動將他的飛機震的左右亂晃，他知道那是吳仲渤所發射的火箭擊中了那艘船上所載的彈藥。

「Two，打得好。」段分隊長說著並回頭看跟在後面的吳仲渤，但他發現吳仲渤並不在那個位置。

「Lead，我想我的飛機中彈了，轉速在下降，汽缸頭溫度已超過紅線。」耳機中傳來吳仲渤的聲音，段分隊長立刻將飛機拉高，並轉身往後看去，他看見吳仲渤的飛機拖著一道濃濃的黑煙，剛飛過港灣，正在海上掙扎著爬高。

「Two，爭取高度，轉回陸地跳

傘！」段分隊長知道吳仲渤飛機的引擎一定已經中彈，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飛回海口落地，當時唯一可以保命的機會，就是回到陸地上跳傘，因為如果在海上跳傘，不但獲救的機會渺茫，冬天海水的溫度，也會讓人失溫而致命。

段分隊長將飛機做了一個破S動作，將飛機貼著海面拉起，然後趕到吳仲渤飛機旁邊。他看到一股黑煙由機頭排氣管處竄出，吳仲渤在座艙中似乎試圖將飛機拉高，但是卻起不了作用，飛機不斷的在掉高度，看樣子是無法飛回陸地再跳傘了。

「段分，飛機撐不下去了，我要跳傘了！」吳仲渤說完，將座艙罩拉開，跨出飛機，似乎還沒在機翼上站穩，就被強大的風速吹下飛機。

段分隊長看著降落傘在空中展開，他將飛機對著那具傘飛去，幾百哩的空速讓他很快地就由傘邊衝過，他看到掛在傘下的吳仲渤在向他招手。

段分隊長看著吳仲渤落海後，立刻將方位報回基地，並要求海軍派艦艇前去營救，但是他知道即使海軍立刻派出艦艇，在解放軍的艦艇干擾下去搜救，吳仲渤能在冰冷的水中撐那麼久嗎？那時他反而希望解放軍能派出船隻出海去營救吳仲渤！

夕陽不為仲渤留！段分隊長在低空飛了幾圈之後，最後一道太陽光輝消失在海面上，黑暗的海面已經看不到任何東西了，他懷著悲傷的心情，將飛機拉起，爬高時，他看到遠處樂民灣內還有忽明忽滅的火燄，他知道那是被吳仲渤所擊中的船隻仍在燃燒。段分隊長回到基地後，向隊長廖廣甲少校報告吳仲渤被擊中後跳傘的經過時，隊長沒說什麼，只是一直望著他桌上一份剛由臺灣送來的公文，那是總司令部批准吳仲渤申請結婚的公文。第二天一大早，廖廣甲隊長親自帶著段分隊長飛了兩架野馬到樂民灣附近去搜尋，然而茫茫大海，什麼也沒看見。

吳仲渤被列為作戰失蹤後半個月，中共解放軍在四月十六日夜間將人海戰術運用到海上，上百艘機帆船強行渡海，於海南島多處登陸，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之後，成功建立灘頭陣地，讓後續增援的兵力可以順利登陸。經過幾天的戰鬥後，解放軍的後援不斷地由雷州半島跨過二十公里的海峽，快速增援，而遠在一千公里之外的臺灣，卻對海南島上的駐軍無法快速支援。海南島終於在五月初淪陷，薛岳將軍及七萬餘海南島軍民淪陷前，由榆林港登上海軍艦艇撤回臺灣。

海南島撤出之後兩個星期，舟山群島也因為中共開始在上海部署由蘇聯援助的MiG-15噴射戰鬥機，國軍無法繼續支援當地守軍，於是舟山群島的守軍於五月中旬撤回臺灣。至此國民政府的行政範圍僅限臺澎金馬。

吳仲渤少尉是海南島保衛戰中唯一在作戰中陣亡的飛行員，在短短的二十四年生命中，他經歷了軍閥互鬥、抗日戰爭，在顛沛流離的戰爭歲月裡，他像抗戰期間的任何一位年青人一樣，希望有個強大的國家，因為只有在國家的保護傘下，人民才能安全營生度日，而他更了解國家的強大是要靠人民無條件的支持，而這種支持也包括了在必要時，挺身而出，犧牲生命在所不惜。這也是吳仲渤在國家危亡之秋，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身軍旅的主要原因。

在吳仲渤少尉殉國七十一週年後的今天，生長在臺灣的人們，應該了解我們所享受的自由環境是有代價的，爲了我們的自由，吳仲渤少尉及成千上萬與他一樣的軍人們，以他們年輕的生命爲我們付出了代價！

備考：本文轉載自遠流出版社《我們必須去：飛行員的故事第五輯》中〈攻擊，攻擊，再攻擊！〉乙文。

小花

· 林寒 ·

一個笑就擊敗了一輩子，
一滴淚就還清了一個人；
一人花開，一人花落，
這些年從頭到尾，無人問詢。

——顧漫

有些花蕊

毋會回頭了

此是多盈美的凋謝

剩憶念拎著豐茂的言語

以曇華的卵核自顧自沙啞地聆聽

彼岸花團錦簇叱吒的貧瘠

如蜉蝣所斑斕的宇宙

讓安靜說說話

風沙的痕跡歸我

負恃盛綻的枯木仰起頭

卻見冷葉的落影穿過始終

冥思遙寄顛簸鏗鏘的鄉愁

與望塵莫及的流蘇牽繫停留

後於孤寂濡沫的段落書寫

擦肩而過眸眼裡

遠方墓誌的涼颼

毋如交予斑駁的沉默來發腔

寸草上的露瓣隱隱滅滅

星辰的嗓音早已習慣於闌夜奔騰著

即便愚辭的字裡行間零零碎碎

些許綢繆的頓筆更無戀入墨

畢竟井井亡命天涯老早

便披起世世生生複沓的吶喊

毋管眼耳有多猙獰茫霧有多喧囂

心跳的襟袂終是

那幅年少歸返的相擁

你來了定會再見到我

時光的甕桅笑扛荏苒的聲火

愣愣地熨過累累豐碩的風風雨雨

或以虔熱的漠沙形音著

未圓的月落

鴉黑似的抑揚頓挫：

薄晨底是誰該句號

後有道泥瓣用盡滂沱的臂彎凝視

毋讓巍峨的淚滴以澈濁來賦別

是我見到你來了

但已盡是夢囈的角色